

## 晉卦第三十五（下坤地 上離火 — 火地晉卦）



晉，康侯用錫馬蕃庶，晝日三接。

1. 晉卦象徵晉長之意，乃說明為臣者之升進也。臣之升進如旭日之東升，能光耀大地，故稱為晉。卦辭以一位能安定國家的公侯，蒙受天子眾多車馬之賞賜，而且寵信有加，一晝之間獲得天子多次接見為喻，說明當事物晉長時之風光情狀。 ◎康，安也。康侯，能安國之侯也。 ◎錫，通「賜」。

◎蕃庶，眾多也。 ◎三接，謂多次獲得接見。

2. 劉沅曰：日出地上，進而益明，有光明之意，故不曰進，而曰晉。
3. 李士鈺曰：日出乎地，先照於山，徐升焉而照於水，然後至於上，晉之象也。日初出地，光及近而不及遠，猶諸侯治一國，不能遍及天下也。
4. 孔穎達曰：臣既柔進，天子美之，非惟賜以車馬繁多，又被親寵頻數，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。
5. 馬振彪曰：日在天上為大有，是君臨天下之象；日在地上為晉，是君臨一國之象。
6. 序卦傳：物不可以終壯，故受之以晉。

彖曰：晉，進也。明出地上，順而麗乎大明，柔進而上行。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，晝日三接也。

1. 彖傳曰：晉卦乃說明為臣者之升進也。其卦象下坤地、上離火，有日出於大地，光明普照之象。而卦德下坤為順，上離為明日，有順從、附麗於大明之日之象，用以喻示能臣能附麗於明君，必得晉長。而其六五爻陰居陽位，有公侯之象，用以喻示能臣以柔順之道事上，則能受寵於君王。因此卦辭以康

侯用錫馬蕃庶，晝日三接來形容。

2. 郭雍曰：彖傳云：晉，長也。雜卦云：晉，晝也。可知晉之意不止於進，乃言明以進也。大有，火在天上，君道也；晉，明出地上，臣道也。
3. 李光地曰：晉如日之方出；升如木之方生；漸則如木之既生，而以漸高大。俞琰曰：晉，日之進也；升、漸，木之進也。日出地上，其明進而盛。升、漸，則進而無明盛之象。
4. 崔憬曰：坤，臣道也，日，君德也。臣以功進，君以恩接，是以順而麗乎大明。晉卦以五爻爲主，故言柔進而上行。
5. 黃壽祺曰：晉卦卦象下坤順、上離明，明白指出柔順雖爲求晉之途，而光明正大乃爲求晉之方。
6. 馬振彪曰：君虛中以蒞下，明無不照，柔德感人，未嘗恃威；臣小心事上，順理而動，非有阿諛。則君得進而益明，臣得進而彌光矣。惟晉卦乃明人臣升進之卦也。
7. 項安世曰：陰卦獨離在上，爲得尊位大中，謂之「上行」。巽在六四，例謂之「上合」「上同」。兌在上六，例謂之「上窮」。

象曰：明出地上，晉；君子以自昭明德。

1. 大象傳曰：晉卦下坤地，上離日，故有明出地上之象。明出地上，光耀大地，故稱之為晉。
2. 李道平曰：日出於地，進升於天，而返照於地，故曰明出地上。
3. 君子者當效法晉卦明出地上，光耀大地之象，隨時自我充實與修養，以顯耀其光輝美德。
4. 程頤曰：君子觀晉卦明出地上、其明益盛之象，而能去蔽致知，以昭明德於己也。
5. 黃壽祺曰：大學曰：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……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故古人強調明明德者，各階層之人皆當力行。晉卦之義，主於臣道。故大象傳所謂自昭明德，應偏重於人臣在進長過程中的自我修養。
6. 胡炳文曰：至健莫如天，君子以之自強；至明莫如日，君子以之自昭。王守仁曰：自昭也者，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。

初六，晉如，摧如，貞吉。罔孚，裕無咎。

象曰：「晉如，摧如」，獨行正也。「裕無咎」，未受命也。

1. 初六處晉長之初，陰柔在下，前臨重陰為敵，有始求進即受摧折阻隔之象。

此時應謹守正道，以待九四之應，則可獲吉祥。否則既受重陰之摧折阻隔，將難以孚信於眾人，故當從容行事，寬裕待時，終必能排除困難，而獲無咎。

◎摧，摧折阻隔之意。 ◎罔孚：猶言不見信於人。 ◎裕，猶言從容行事，寬裕待時。

2. 尚秉和曰：初陰，二、三亦陰，得敵，故進而見摧。有應，故貞吉。又初雖應四，以為二、三所隔，應之甚難，故曰罔孚。惟初與四終為正應，緩以俟之，則無咎矣。
3. 王安石曰：初六以柔進，君子也，度禮義以進退者也。常人不見孚，則或急於進以求有為，或急於退以對上之不知。孔子曰：我待賈者也，此罔孚而裕於進者也；孟子久於齊，此罔孚而裕於退者也。
4. 李士鈺曰：君子難進而易退，人知之亦囂囂，人不知亦囂囂。孟子曰，我無官守，我無言責，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！ ◎囂囂，自得之貌。
5. 象傳曰：初六始求進即受摧折阻隔者，乃謂其一時難有應援，當獨自踐行正道。而初六應從容行事，寬裕待時，終必能排除困難，而獲無咎者，乃因其為庶民，尚未能獲君王之賜命，必須俟機待時。
6. 馬振彪曰：凡事豫則立，豫之功正所以為裕之地。蓋涵養於平日，臨時乃能綽有餘裕。

六二，晉如，愁如，貞吉。受茲介福，于其王母。

象曰：「受茲介福」，以中正也。

1. 六二居兩陰之間，上無應與，有晉途坎坷、憂懼以對之象。惟其柔順中正，能敬慎處事，謹守正道，則亦可獲吉祥。而六五高居尊位，與六二雖非陰陽正應，但同具有中正之德，如同其王母。故六二承受此宏大的福澤，是來自六五王母之賜予。 ◎介，大也。 ◎王母：祖母也，陰之至尊者，指六五。

2. 程頤曰：六二在下，上無應援，以中正柔和之德，非強於進者也。故於進為可憂愁，謂其進之難也，然其守貞正，則當獲吉。
3. 劉沅曰：凡二、五以陰應陽，則象君臣。六二以陰應陰，故象王母。夫母子一氣相親，而王母則親而尊。二五柔中正同，一氣相親者也。王母之愛育其孫也，無異於子，兒孫之親王母也，尤甚於親，然其尊益甚。
4. 李士鈞曰：六二有中正之德，以進為懼，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，此公忠體國之臣也，故正固而吉。而六五以陰居尊，與二非應而有同體之親，如同王母，予二以福，二親受之，非外人所得間也。
5. 象傳曰：六二能承受此宏大的福澤者，乃因其能以中正之道自守，久而必彰，

上位者必賜以寵祿。

6. 馬其昶曰：六二無應於上，守其中正之德，終能受福。此以誠自晉，達於鬼神者，其吉也，是積之久而自求多福也。

六三，眾允，悔亡。

象曰：眾允之，志上行也。

1. 六三不中不正，處非其位，本當有悔。惟與下二陰有同進之心，又與上九有應，故能為眾所信允，且六五亦信之，故其悔亡。 ◎允，信也。
2. 劉沅曰：三近四而不相得，遠五而不相應，宜有悔也。以居坤上，其順已極，二陰同心而進，上陽相應，故眾皆誠信，五亦信焉，而悔亡矣。信友獲上，其象如斯。上行者，謂三陰之志皆上行，而順離乎大明也。
3. 吳曰慎曰：弗信乎友，弗獲乎上。初，罔孚，未信也；三，眾允，見信也。信於下斯信於上也。
4. 象傳曰：六三乃能為眾所信允之者，即說明其志在上行，能順從而附麗於大明之君。
5. 馬其昶曰：六三處天地之際，大明而上行者五也，離乎大明者三也。三之志在離乎上，眾皆信而順之。

九四，晉如鼫鼠，貞厲。

象曰：「鼫鼠貞厲」，位不當也。

1. 九四失正不中，竊據高位，貪婪而畏人，猶如貪婪卑鄙、身無專技之鼫鼠。

以此晉長，必有危厲。惟其上比六五，下應初六，陽剛而謙居陰位，故勉其

固守正道，可防危厲。◎鼫鼠，即梧鼠，性貪婪卑鄙，荀子勸學篇謂梧鼠五

技而窮。故以喻貪婪卑鄙、身無專技之人。

2. 汪烜曰：下三陰皆欲近麗於六五，而九四以剛隔之，下欲通於君者，莫由以進，挾權竊位，貪而畏人，故象鼫鼠。
3. 李士鈺曰：四以陽據陰，上欲蔽六五，而君體離明，有不敢欺；下欲掩群陰，而下皆順進，有不易遏。貪而忌畏人，故象鼫鼠。
4. 項安世曰：六三雖不正，以其能順，故能伸其志而上行；而六四雖已進乎上，以其失柔順之道，故如鼫鼠之窮而不得遂。
5. 象傳曰：九四猶如貪婪卑鄙、身無專技之鼫鼠，以此晉長，必有危厲者，意指其居位不中不正，乃竊居高位之貪婪小人。
6. 趙彥肅曰：當晉之時，陰為君子，陽為小人，大哉時乎。馬振彪曰：陽大陰小，大者不皆君子，小者未盡小人。晉九四陽為小人也，時位各異，當觀其變化而通之。

六五，悔亡，失得勿恤，往吉，無不利。

象曰：「失得勿恤」，往有慶也。

1. 六五以陰居陽，居位不當本有悔，惟其柔得尊位，柔順文明而下者順從，故

其悔亡。且去其計功謀利之心，不憂慮個人之得失，故無往而不吉，無所不

利。◎恤，憂也。失得勿恤，謂不計較個人得失，以國計民生為念。

2. 孔穎達曰：六五居不當位，悔也。柔得尊位，陰為明主，能不自用其明，以事委任於下，故得悔亡。既以事任下，委物責成，失之與得，不須憂恤。能用此道，所往皆吉而無不利
3. 李士鈺曰：六五柔順文明，有賢侯之象，出奉天子則國而忘家，公而忘私，入治一國則樂民之樂，憂民之憂，無自私自利之見，一己之得失在所勿恤，惟不求利，故無所不利。
4. 馬其昶曰：六五之悔亡，以其柔進上行而居中位，以是而往，吉無不利，得位失位，有應無應，皆不必計，故曰：失得勿恤。
5. 象傳曰：六五去其計功謀利之心，不憂慮個人之得失者，乃說明其文明大公，

憂天下而不恤己身，故其無往而不人已皆有吉慶。

6. 馬振彪曰：碩鼠爲患得患失之小人。六五文明大公，勿恤一身之得失而憂天下，所以吉慶。

上九，晉其角，維用伐邑，厲吉，無咎；貞吝。

象曰：「維用伐邑」，道未光也。

1. 上九處晉卦之終，有明出地上，盛極則衰之象，故有晉極而反、光明將損之意。惟其剛動而有應，為安定其諸侯之國，宜於征伐國內不服之私邑，雖有危厲，終獲吉祥，而無咎害。然其有用武之憾，又居位不當，故應固守正道，以防憾惜。 ◎維，語氣詞，無義。 ◎用，宜也。 ◎邑，國內城邑。
2. 角，一曰獸角，晉其角即進長至極至頂之意；一曰隅角，晉其角謂日已過中至於隅角。兩者皆有晉極則反、光明將損之意。
3. 王弼曰：上九處晉之極，過明之中，明將夷焉。已在乎角，而猶進之，非亢而何？失道化無爲之事，必須攻伐然後服邑，危乃得吉，吉乃無咎。
4. 李士鈞曰：晉爲諸侯之象，雖明德昭著，亦僅伐己之私邑而已。
5. 象傳曰：上九爲安定其諸侯之國，宜於征伐國內不服之私邑者，乃說明其缺乏柔中之德，有用武之憾，其光明之德，正臨式微。
6. 劉沅曰：古者天子、諸侯之卿，各有私邑，蓋世卿乏柔中之德者，故曰道未光也。
7. 黃壽祺曰：晉極必反，猶如明出地上，盛極則衰。上九晉長至極，靠伐邑免咎，可見光明之德，正臨式微。不能似六五無爲而治，不憂得失。又不能似六三獲眾信允，順暢上行，此王弼所謂明將夷焉。
8. 汪烜曰：凡易中言征伐、言祭祀、言田獵、言取女，皆因象著占，用之實事，不用喻言。